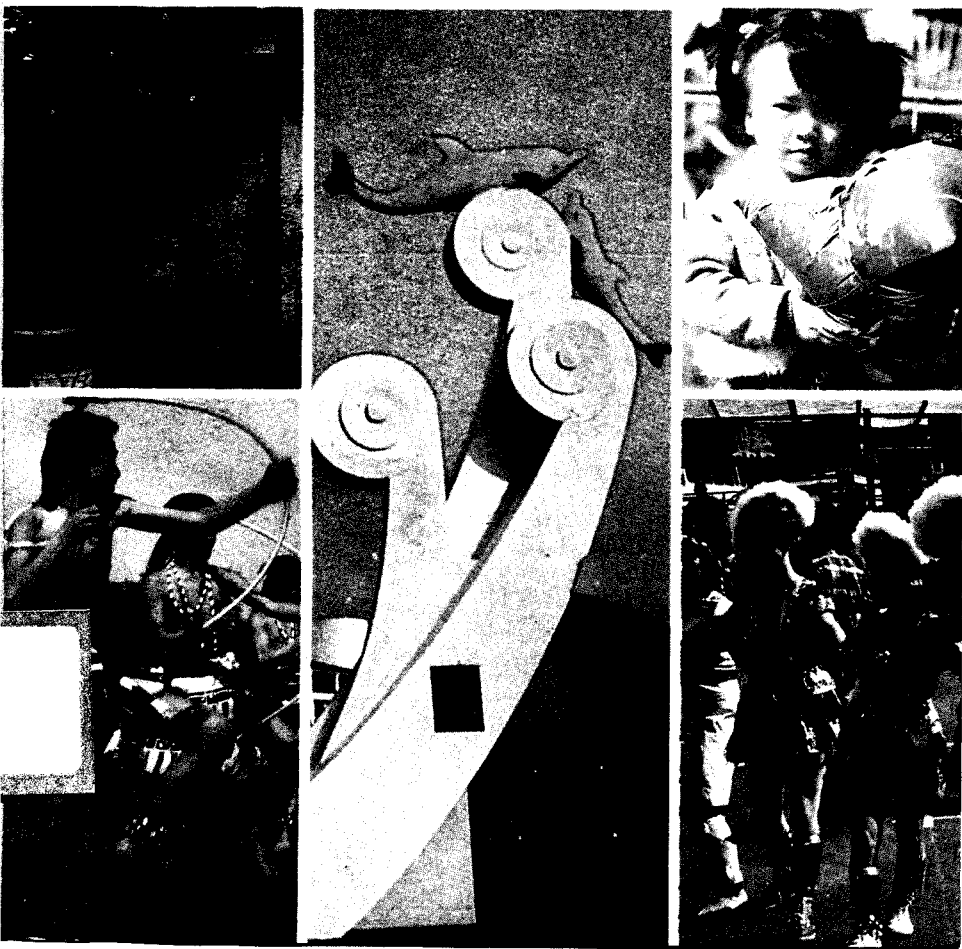


时事出版社

春秋茶室

台湾百态小说



春 秋 茶 室

——台湾百态小说

时 事 出 版 社

本书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资料室
张文彦选编

春秋茶室

——台湾百态小说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 字数: 300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

ISBN 7-80009-068-X/I·09 定价: 4.50元

目 录

编者的话.....	(1)
春秋茶室.....	吴锦发 (3)
赵南栋.....	陈映真 (95)
并不很久以前.....	张 让 (175)
城 下.....	李 黎 (277)
年轻旧事.....	葛爱华 (316)
曼娜舞蹈教室.....	黄 凡 (369)

编者的话

近年来，大陆各地先后出版了不少台湾作家的作品，但多为长篇或短篇小说集，中篇尚不多见。编者从近两年台湾报刊中编辑了比较有代表性的6个中篇，汇集成书，以飨读者。并希望此举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艺术交流。

《春秋茶室》的故事发生在台湾南部一个非常纯朴的小镇上，在这个镇子里有一家名叫“春秋”的茶室，它实际上是个邪恶的地方。小说以一个被骗卖的山地少女陈美丽在这里受尽凌辱的悲惨命运为主要线索，细致地刻划了中学生吴再发的初恋心态及其变化成长过程，同时也触及到台湾一个现实社会问题——贩卖人口问题。

《赵南栋》写的是一家四口人，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历程。时间是50年代初和80年代交替出现。故事从赵庆云弥留之际开始，到心脏停止跳动为止，把两代人的理想与追求呈现在读者面前。时代风貌的鲜明对比，充分反映出30多年来台湾两代人精神结构的差异和社会的变迁。这是台湾现代社会的一曲悲剧，读后令人深思。

《曼娜舞蹈教室》通过描写一对师生猥琐不伦的所谓恋情，赤裸裸地暴露出当前台湾以金钱为核心，互相吹捧、互相耍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社会通病。作者在小说中借

用主人公宋瑞德之口说：“我看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去除了所有的伪装，以动物的本能在互相撕咬。”

《城下》描写一位留美华人——毕文中教授的一段人生经历。毕教授有名望、有地位，唯独对自己的恋爱、婚姻问题，总是步步设防，躲在自我设限的精神城堡里虚度了30多个岁月。一天夜里，他酒后失态，并完全丧失了记忆。从此，幻觉一直在折磨他……最后，在与他抱同样人生观的沈洛珊面前，他彻底“解除了武装”。

《并不很久以前》是用白描的叙事方法、写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通篇没有着意雕琢的意外，也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和明显的高潮。一切描写都显得平平淡淡。一个很平常的家庭，父亲、母亲、女儿、儿子，他们的生活，意识，向往，怨恨，普普通通的事情，一闪即过，但对人生悲哀之彻悟，却处处渗透书中，让人回味无穷。

《年轻旧事》写一个少女的初恋。小说笔触细腻，带有伤感情调，读来缠绵动人。书中对青年男女恋爱心态的刻画，尤为出色。

这几篇小说的作者有台湾文坛知名度较高的作家，也有近年新崛起的文坛新秀。他们的作品题材不同，风格迥异，阅后给人以一种清新之感；他们的作品又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这对关心台湾社会和文学现状的读者，当是有益的。

春秋茶室

吴锦发

现在我只懂得终日不停地读书、读书、读书……事实上，我从读书中并得不到乐趣，不过，我却只能靠着这个方法，逼迫自己试着去忘掉陈美丽的事。

我脸上的青春豆也一发不可收拾地到处迸生出来，长得满头满脸都是，但我已不再在乎它了。甚至，我偶尔会阴沉地想：随它去长吧，最好能把我的整张脸都长烂掉！

一

那年暑假开始的时候，我的脸上突然冒出了两颗青春豆。一颗长在额心，另一颗不偏不倚地长在鼻尖上。

长在额心上的那一颗，待我发现它的时候，我很轻易地照着镜子把它挤了出来，白白油油的脂肪沾在指甲上，我狠狠地用姊姊梳妆台上的棉花擦掉。

但鼻尖上的那一颗就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了，挤了半天，粉头没挤出来，反而挤出了一些腥臭的脓血。

更令我懊恼的，挤破的青春豆，第二天一觉醒来，竟肿得像黄豆粒一般大；又红又肿地占据着我的鼻尖重地，使得

我的脸在它的衬托下，显得像马戏团中的小丑一般滑稽好笑。

“不要再挤它了，你这样胡乱弄，感染到细菌，它会肿得更大。”姊姊看着懊丧地坐在梳妆台前的我，关切地咕哝着。

“鸡婆！”我看着镜子中那颗又肿又红的青春豆，心里已经够烦了，听她这么一说更加烦躁起来。

“好心遭雷亲，你那样乱挤，不肿得像枣子那么大才怪！”

“你……你鼻子才会肿得像桔子那么大！”我生气地站起来，跑回自己书房，背起书包，骑上脚踏车到青云补习班上课去了。

路过进安西药房的时候，我灵机一动，进去买了一块撒隆巴斯^①，并且向老板要了剪刀，剪下一小块，面积刚好可遮住我的鼻头……

二

下午还有两节数学，因为是臭面仔的课，我不想上，所以便和阿威、罗胖一起溜了，我们相约去猎鸟，那一直是我们的课余最有兴趣的活动。

我们把脚踏车停在土地公祠旁的大榕树下，然后步行到二百公尺外河边那座废弃的抽水站；自从有一次在家里玩枪，不小心误伤到堂弟的脚，被父亲痛揍了一顿，并且扬言要把它丢掉之后，我便将那把气枪从床底下偷偷拿出来，藏在这座破房子里。

抽水站的铁门仍被一把生锈的大锁锁着，我从破损的窗口爬进去，在一堆稻草里把枪取了出来。由于有一个星期没

^① 药名。——编者

用它了，枪身都爬满了铁红的锈，我把机油和破布一并取出来，坐在抽水站的外面把枪擦得雪亮，而且三个人轮流各试射了二发铅弹，确定枪的准度没有问题之后，我们便出发了。

我们的猎场就在河岸边那片竹林，及竹林外那十几甲宽的糖厂甘蔗园，由于现在甘蔗才长到齐腰那么高，正是最适合斑鸠及鹌鹑藏躲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这里“狩猎”一两次，打中的猎物便拿到河边开膛剖肚，捡一些竹枝升火烤烤，当场解决，通常我们吃得连骨头都没有剩下来。

但是斑鸠和鹌鹑毕竟不是那么容易猎杀的鸟，大部分时候，它们都显得比我们机警聪明，所以我们空手而回的时候也很多；不过，我们最近运气不错，斑鸠猎不到我们却常猎到另一种和斑鸠一般大的笨鸟——鸽子，那都是附近人家饲养的，不知怎地，它们经常飞到河边来，碰到这个时候，只要它们在黄豆园或甘蔗园附近停下来，我们便大都会有收获。

上个星期天，我们一个下午便猎到三只，那三只鸽子的命运都很“悲惨”，都经过“火葬”后“埋”到我们肚子里去了。

连我也觉得很奇怪，上学期军训课打靶罗胖得了零分，而且他长得又矮又胖，十足呆瓜的模样，但是在猎杀鸽子的时候，他却几乎是百发百中，以致上个星期，据说他叔父一只价值二万元的鸽子，在放飞出去之后，便神秘失踪了。

“嘿，罗胖，你今天有没有叫你叔父把鸽子喂饱一点啊？不要又飞到黄豆园里来了，一只两万块，我吃了都觉得不好意思，干！那么贵的鸽子，吃起来也没有比较好吃！”

阿威从书包里掏出两支散烟，边走边递给走在前面的罗胖。

“你妈！那种臭事不要再提了好不好？”罗胖站定了下来，从他手中接过烟，往自己口袋一摸，摸出一只旧打火机，“啪！”一声，自己点燃，“这话万一传到我叔叔耳中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说过要干掉抓他鸽子的人，他是剑道三段的高手咧！”

“真没种！”我听到罗胖子忧心忡忡的话，轻笑着转过头来向他说：“鸽子都变成屎了才来怕！你要怕当初就不要干！”

“干！吴的，你说什么屁话？我怎么会知道那是我叔叔两万块的鸽子？它头上也没有写名字！”

“所以嘛，怕什么怕？他妈的，又不是我们故意要打它，是它自己飞来找子弹的，怪得了谁？要不然凭你的枪法怎么打得中它！”我揶揄地笑说。

“什么意思？枪法？我的枪法怎么样？难道会比你差！”罗胖听懂了我话中讽刺的含意，不服地说。

“唉啊！这样说伤感情啦，差不多比比看就知道，阿威都不敢和我比，你和我比什么？”

“哎！哎！发仔，你现在在说什么鸟？干，我不敢和你比？光一只嘴黑白乱放有什么意思，要就大家来比一比！”阿威冲上来，一把抓住我的气枪笑着说。

“比就比，你说我们比什么？”被阿威一激，我心中的斗志也昂扬起来，我用力把气枪拽回来，哈哈大笑说。

“十支散烟！”罗胖说。

“可以！”我和阿威不约而同地喊。

我们站在河边的竹林中寻找打靶的目标。

“就这根绿竹的这一节当目标，每人十粒子弹，怎么样？”我敲一敲竹干向他们说。

“OK！”

劈哩啪啦，十几分钟三十颗铅弹便打完了，阿威命中三颗，罗胖一颗，我，很奇怪，竟然是零。

“干！说什么我不敢和你比？发仔，十支散烟——赶快去买！”阿威把我手中的气枪拿过去，得意洋洋地说。

“好啦，好啦！”我不耐烦地向他们挥挥手，“明天上午上课时我买给你们！”

“不行！”他们两个齐声回答。

“你现在就去买，我们在这里等你。”罗胖毫不放松地说。这小子不知怎么弄的，碰运气打中一颗就那么盛气凌人。

“现在到哪里买嘛？”我有点心不甘情不愿。

“那边！”罗胖指着前面吊桥的方向，“春秋茶室门口那个香烟摊有在卖！”

“干！”我在心暗骂了一声，满肚子不高兴地向吊桥那边跑去……。

三

春秋茶室位于吊桥的另一端，紧临着河畔，是一幢日本式的木头建筑，一半在河堤上，另一半则悬在河床上方，几根巨大的木柱子从干河床上竖起来撑着它；河床很宽，但有水的河道却很窄，河床上那一大片土地遂被附近的人家开辟成了一畦畦的菜园；现在正是炎夏时日，各式菜蔬开满了红

的、白的、黄的花。

春秋茶室是本镇唯一的茶室，在民情纯朴的本镇，它一直被看做是“肮脏的地方”，我们从小就被告诫不要靠近那里；我虽然不很明白茶室到底是干什么事的，但是隐隐约约知道那是和“女人”有关的地方，在那儿的男人、女人都是“不正经”的。

虽然大人们那样说，但我觉得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们的难兄难弟——富林，因为春秋茶室是他家开的。

富林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那家茶室一直由他的母亲马鲁婶在主持，富林大我两岁，因为他留级了两次，所以现在和我同班，一起念高二，过了这个暑假我们便高三了，但是因为他长得又高又壮，而且很早就长了满腮的胡子，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才高中二年级的样子，他站在我们导师臭面仔面前，我们都觉得他比臭面仔还“成熟”。

由于富林家开茶馆，所以我们常爱开玩笑地问他一些关于“女人”的事，他总是故意用粗鲁的话很大胆地把那种事讲得很清楚，好像他对那种事非常内行，据他说他早已不是处男，早已开过炮了；我们听他讲那些事觉得很刺激，很新鲜；所以一碰到他，总是喜欢逗着他讲那些荤话，听到他大声地把那种事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出来时，我们便大声拍手哧笑，每当这个时候，富林总会用着很轻蔑的语气说：

“干！告诉你们，全天下的查某都一样啦，把她抱过来……”他把左手圈起来，用右手中指做出充满暗示性的动作，“她就乖乖的啦！”

富林这样说的时侯，我们就会更大声地笑起来，像一刹那之间大家都疯了一般。

有一次，罗胖听他说完，竟意外地问他说：“那你妈妈呢？你妈妈也是女人啊！”

富林一听，愣了一会，接着他咬咬牙恨声地说：“也一样啦！”

大家没想到他会这样回答，都吓了一跳，慌忙把话题转开，才化解了那尴尬的气氛。

富林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听他的语气，他似乎和他母亲处得并不好，甚至……我直觉地感到他竟深深恨着他的母亲吧！

我快步跑过吊桥的时候，很奇异地，脑海里竟一再浮现出有关富林的这些琐碎的事来。

四

“抓住她！抓住她！别让她跑啦！”

我正跑到吊桥的中央，突然从吊桥那头同时跑来好几个人，把吊桥弄得东摇西晃，我吓了一跳，慌忙站住身子，并用双手抓住吊桥两边的钢索。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少女，爬爬跌跌地，边跑边哭泣着，一个身材瘦高理着三分头的中年人在后面紧追不舍，他胸前衬衫敞开，跑步的动作使他的衬衫飘扬起来，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胸前满布刺青，由于他穿着短裤、木屐，跑起来的动作显得有点滑稽；中年人的后面跟着富林的母亲，以及一位打扮很风尘的女人，再后面……咦？竟是我们那个难兄难弟——富林！

由于吊桥被他们跑动的重量弄得摇摆不定，那长发少女

跑到我前面不远的地方，便一个踉跄扑倒了，她慌急地用双手撑起来，正要再往前跑，后面那个有刺青的中年人却已追上了，一手便抓住了她的长发往上拉。

少女凄厉地嚎哭着，双手紧紧抓着吊桥的钢索，用着我听不懂的语言叫嚷着。

“干你娘，死番仔，你爸看你跑到𠵼位（哪里）去？”有刺青的中年人一边用力拉她的长发，一边抬起穿着木屐的脚踹那少女的双手。

“三郎，三郎，唛赛（不行）！唛赛！”跟在后面的马鲁婶和那风尘打扮的同时惊呼起来。

“干你爸——你别打她，你别打她！”富林在后面大声地叫。

那中年人却似乎一点也不理睬她们的呼喊，不停地用脚去踩那少女的手，眼见那少女白嫩的手开始渗出血来。

“你娘！”中年人咬牙切齿地抽动唇再骂着，“你爸看你放不放？看你放不放？敢逃？你爸一脚踢死你！”

少女更加凄厉地惨叫着，那叽哩咕噜令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的语言，更加急切地从她口中射出来。

“三郎！三郎！”马鲁婶已追上来了，慌忙从他腋下环抱着他使劲往后拉。

“叫你别打她你没听到吗？干你娘！”

富林也挤上来，从后面扬脚要踢前面那个叫三郎的中年人，但因为前面有他妈妈和风尘味的女人挡着而没能得逞。

“你们……你们唛死了唔？桥要给你们弄断了！”风尘味的大声嚷着。

经她这一嚷那人才稍稍停息了粗暴的动作，那少女也大

概忍不住手的创痛，终于松了手。

她的手一松，头发被有刺青的一揪，只好哇哇叫，跟着站了起来，一行人看情形，慢慢往来的方向后退。

富林反倒走在最前面了，他边走还边回头向有刺青的吼着：

“你别打她，我警告你，我警告你……”

“走啦，走啦，你要死了唔？”风尘味的用力推着富林往前走。

我看着那有刺青的像牵牛一样拉着那少女的发往前走，心里忍不住对那少女兴起了怜悯之意，我想叫富林，但是又有点心虚，叫得只有自己听得见。

一行人越过吊桥走到河岸上，我看到富林冲上前去和那中年人互踢了几脚，马上就被茶室门口围观的一群人拉开了，等到他们推推拥拥都进到茶室里面，我才怯怯地走过桥，到那茶室边的小摊子前，向摆摊的老阿婆买十支散烟。

茶室门口那群人还围聚在那儿，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一个个都露出欢悦的神情，好似看了一场好戏意犹未尽的样子。

“唉，可怜！”卖散烟的老阿婆摇摇头，叹息着向站在旁边的一个中年人说。

“可怜啥？唛做这款头路啲是安内（这样）啦！有啥可怜！”

“唉，这呐少年的查某，还是冚仔呢，莫怪人家受不了要逃！”

“逃？逃到乜位（哪里）？这些保镖会让她逃？唛怪都要怪自己的命啦！找到那样的父母投胎……”

“唉——”老阿婆重重叹了一口气，伸手到钱柜里找我

零钱，突然想起什么似地问我一句：“少年仔，你读书人买那么多烟……”

“我阿爸要抽的啦！”我慌忙回答她，说完忙把头撇向一边。

无意间，我竟发现罗胖的爸爸也在那围观的人群之中，并且转过头来好像正要往我这边望。

我忙转身过去，接过老阿婆的零钱，头一低，匆匆往吊桥的方向跑去。

五

我回到刚刚和罗胖、阿威比赛打靶的地方，却不见了他们的踪影。

“罗胖！阿威！”我叫了一会儿，没有听到他们的回声。

我猜这两个小子一定又是躲起来和我恶作剧了，我拍拍竹园下的沙埔地干脆坐了下来，掏出刚买的新乐园准备好好享受一番，我倒想看看他们能躲多久。

我刚点着烟，便看到在河埔地上养鸭的阿信叔怒气冲冲地从河底走上来，手上拿着一枝赶鸭子用的细竹竿冲上前，对准我一竿挥过来，我吓了一跳，掉头便跑，把嘴里叼的烟都跑掉了。“哎！哎！你起猪是么？”慌乱中我跑了一段路，看他不追了，忙回过头来大声问他，

“你们这些死囤仔，好胆㗎走！干你老爸，敢射我鸭子！”他破口大骂，作势要冲过来，我一看，掉头又跑。

他看看追不上我，竟把手中的细竹竿像标枪般射过来，我低头闪过，更加没命地向前逃窜。

“干你老姆！你们这些垃圾团仔，你嘜让我掠到，给我掠到，我不一棍子打断你们脚骨我叫你老爸！”

他站在那儿不停地咒骂，我头也不敢回，跑了三四百公尺才停下来，把身子倚在香蕉树干上剧烈地喘气，“猪人！”我在心中恨恨地咒骂着；我真被刚刚的变局弄傻了，到这一刻还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猛拍着胸脯喘气，突然听到一阵口哨声，忙抬头四处看看，看到罗胖和阿威那个瘦皮猴正从前方不到三十公尺的竹园底下走出来，直向我招手，我慢吞吞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向他们走去。

“妈的，你们……你们到底搞什么鬼？”我气喘喘地问他们。

“都是罗胖啦，你去买烟买那么久，我们等得不耐烦，罗胖和我打赌射河里的鸭子，我看那么远他一定射不中，没想到……”阿威有点不好意思地抓抓头。

“干，我也没想到那么远射得中，我本来是开玩笑，随便瞄准一群鸭子扣了一枪，谁知道就有一只在水上团团转了！”罗胖嘻笑着说。

“你们真不够朋友！闯了祸也要到桥头向我讲一声啊，害我差点被人家打死！”我愤愤地说。

“失礼啦，失礼啦。”他们两个忙向我哈腰陪笑道歉。

“烟，我没收了，输给你们们的，取消！”我佯装生气地说。

“唉，唉，别这样好不好？干，你爸给你说对不起啦。”阿威苦笑着拍我的肩膀，涎着脸伸手到我眼前，“哈一支啦！哈一支啦！”